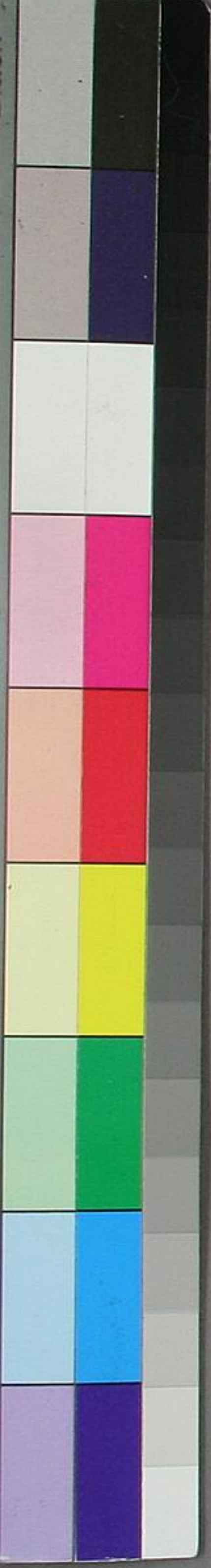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

後集
自九至十四

六

| |
|-----|
| 113 |
| 583 |
| 6 |



13
583
6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九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蔡正

曾鞏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
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飢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畝野處之
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謂期喻
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
價稍增以予民得從復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

宋後集

餘粟價為平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強而寬貧病曰為人言者不
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
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
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捕急追捕且開人
自言故盜發輒得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
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
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遠
州不遣人至縣縣每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

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
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後數十倍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內出手詔中書門下曰曾
鞏以史學稱宜典五朝史事遂以公為修撰近世
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
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
會正官各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
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
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
數稱其典雅

並弟文昭公換行述

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荆公諸
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問語子固吾方
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謄彙六七終不當伯
玉之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于紙曰六經
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
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聞見錄

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
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吝所以不及古
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
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領之談叢

子固罷儉詩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亮知山陰
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
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
父會爲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怒守倅從
之會由是坐贓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營深德易
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贓英州編管亡匿於曾
公別墅會赦自出子固訟冤再劾復在英州因死
焉子固時不奔喪爲郵議所取介甫爲作辨曾子
以解之子固及第鄉人作感聖恩道場以爲去害
也子固好依潛勢以陵州依州以陵縣依縣以陵

民溫公曰錄按公父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
惟公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謝公
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危此言
不以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
 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驚奔放雄渾
 瓌偉若二軍之朝氣猛獸之快怒江湖之波濤煙
 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
 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開此外徙世頗謂偃蹇不
 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知也晚還朝廷天下
 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
 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自填委占紙肆

書初出小經意午漏盡授革院吏上馬去凡除郎
 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教者
 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循格雅重自成一家余其
 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
 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入也嗚呼先生用
 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曾肇 文昭公

字子開肇之季弟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徽宗
 官至翰林學士

諫官王觀言執政作青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

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輕重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白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楊文靖公撰行狀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實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察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賢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

悴貴近意故不得留除知徐州

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廉中宣諭曰神宗在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其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綴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

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一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願陛下取此一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幾聖德有補萬一。

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二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妻，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

時有陳大中至止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

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覆。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職知和州。並行進。

蘇軾 文忠公

字子瞻老蘇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科優等
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官至禮部尚書兼端明
殿翰林侍讀一學士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
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
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
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弟黃明公

換墓誌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
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

歐公歐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
所為子固歐公門下也乃真公第三復以春秋
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
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謙不厭久
乃信伏公上

公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
韓公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中畏慕降伏皆
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
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

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薦談記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
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更變科舉上疑焉使兩
制一館議之公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
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
入大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
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
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
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
人即有旨罷毀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

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
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墓誌

謝景温言范鎮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占舟船
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上介甫初為政
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
問進士以晉武乎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
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會專任子之而敗
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
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復
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也軾有表弟與軾不叶介

甫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取私鹽蘇木等事介甫雖銜之未有以發軾又數上章言時政得失擬進士策皆譏刺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眾論以為當公宜為諫官者無若傅堯俞蘇軾故舉堯俞者六七八人而景仁舉軾景溫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介甫下淮南江南東西荆河北夔州城都六路轉運司體量其狀益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適本州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耳溫公日錄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

其人以此言不

受使者亟易書解脫然後受功之時以為得體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怒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欲必真之也上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谿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詩集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辭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戲玩殊無測但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

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又曰：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則言之安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龜山語錄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御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待。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間其故，東坡不容，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吾兄之出言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

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敷直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大言與朝走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敵人主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但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之以此止之。元載語錄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輒問之中丞

介甫亦謂予
長上丁事以

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
詆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
居黃州。後移汝州。趙金陵見介甫。其歎子瞻曰。軾
欲自言於公。介甫色動。意了。瞻辨前日事也。公曰。
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
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
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
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
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

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
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
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
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公戲曰。今之君士
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錄

温公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
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
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

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意於居後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
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温公知免役之害而
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於公亦
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不悅嘗見之政事堂條
陳不可温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爲
諫官爭其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賦昔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賦盡言耶温公笑而止
爲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
覆閱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

說輒肯首善之常侍上讀祖宗實訓因及時事公
歷言人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
殺掠幾萬人師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
如此恐成衰亂之漸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
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
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封久廢開
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
之利取給於江湖潮濶多淤河行闌闌中三年一
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一河以

此種具公疏
出委曲周至
實屬名儒

茅山一河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潮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募入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穎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禁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亦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

一未肯失
信于人直方
即不獲會應
已心服矣

有母年九十母于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備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異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轆門外忽有積蓋轎車青蓋轎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辭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國婆婆乃某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

卷之三十一 宋後集

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
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官不敢言東坡
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
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設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痍所侵靈輿所侮曾
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
異之藥頰斃者納之窻又率衆爲大橋以濟病涉
者患入愛敬之後三年太皇太后以流寓者爲未足也
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
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徼官室以庇風雨有司猶觀

不可別買地築室昌化土人舂土運甃以助之爲
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菜飲水著書以爲樂時
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轍

字子由老蘇次子舉進士復中制科事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官至門下侍郎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
於是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
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老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
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可會之言吾

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
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
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 穎濱遺老傳

神宗嗣位既一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
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
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
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
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
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
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

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
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筆必用州縣事不勝煩
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
病安用貸爲異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
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
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
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運判王

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而潞公欲以河為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力主回河之計微謂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末全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其為責也重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羣聽輟論之曰先帝在位近二千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租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家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備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太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廢等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

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為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謙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願陛下反覆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用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鄴從而媒蘖之，乃以本官出知潁州。

轍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若舊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仿舊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且以畿縣中等例出役錢二貫，若經十年為錢二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將子亦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二十貫，一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竟得閑二年，休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

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自不便非二
故天下皆思雇役而感差役今五年矣則臣所謂
因茲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臣侍權耻
過終莫肯改並議差役老等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九終 出刻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蔡正

馬嘉植培元

韓絳 康國獻肅公

字子華參政忠憲公之子也登進士甲科相神
宗哲宗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

為江南東西路體量安撫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
為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產民至有嫁祖母與
母而析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為五則衙前法奏行
之民以為便劉貢父
撰行狀

孫沔李濬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直請賞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开劾之

為三司使內諸司更有于恩澤者詔已許之公執條例奏稟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為卿改後有此等事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官省相關近有有所于請即悟條例公未嘗詭隨行狀

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井之家計田頃水役唯存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第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錢一切以免役錢雇力如此即不限田而官戶兼井之家不敢過

制以貪利中人得以置田以為牛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上令學士莫詔訪問既進入上以未見哀痛惻怛之意手定詔藁密封示公令公潤色以進用以咨訪焉王荆公領條例司深以公言為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它役行狀

熙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公為陝西宣撫使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互出擣之至是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李邦直換神道碑公之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

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
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
攷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為出援用司馬光上曰
吾於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 行狀

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佐之欲弗責方創賈人
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問上故
不實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賙
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不得直數求
罷上為逐市易官稍寬一臣者而它相至欲復留
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

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此小
事何爾邪公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上為罷佐
遣使持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體疾
出知許州

初進士科進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材實勞
最躡眾人指期為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
一貢士而殺其恩 李邦直與神道碑

韓維

字持國忠憲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門下侍郎

公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
乃以交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
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旌擢則躁
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
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
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行狀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
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
當效之曰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
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聞見錄

此言對神宗
更以國事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
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行狀

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
公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
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
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
以極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
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
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神宗曰久

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公曰陛下憂旱傷損靡遺
 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
 壅蔽大發恩令聽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疏曰
 近日畿內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
 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
 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
 之甚銳至於觸除租稅寬格通貸以救愁苦之民
 則遲遲而不敢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
 民猶愈於過而殺入也因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

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
 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畧曰朕之聽納
 有不得於理歟欲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
 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
 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大雨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
 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
 公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
 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為功讀者竦然行衆
 通英讀三朝實訓至天禧中有一人犯罪法當死真
 宗惻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

無以厲衆乃使持去管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
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
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維讀畢因奏言
此特真宗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
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
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
觶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外人皆云陛下仁孝發
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且勅左右勿踐
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維此心以及百姓則天
下幸甚

東坡集

初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多
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為安石經義宜
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平生交俱
以耆舊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
服其常

先生云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
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謂
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
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
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

五經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後集

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程氏遺書

傅堯俞 獻簡公

字欽之鄆州人未冠登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中書侍郎

公爲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譏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仁宗春秋高未立嗣公上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

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歲用

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歛用則天下殆矣

英宗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至是上疾平公上書請天子聽政又再疏太后請還政太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天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於人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公在英宗時最被眷遇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多士盈

卷之九 魏美
官便藉台格
秘然化且受
官而姑與之
請列矣

廷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太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
繫上所化上敬納其言

熙寧二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母喪服除
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
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
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者安
石大怒乃以為權同判流內銓行狀
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太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
得吉人良士及薨太皇太后論近臣曰傅侍郎清
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嗟惜久之

温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

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

温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並墓誌范忠宣撰

公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為和州也

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

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

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咤咤追言前日之闕

政與誹謗何異行狀

彭汝礪

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第一事神宗官至吏部

尚書

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在選十年人以爲淹而公處之澹如也

罷爲館閣校勘江西運判辭曰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

以起居舍人召既至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

紹聖元年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條舉熙寧元豐

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且則無言之者於今則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實文閣待制知江州入辭上勞問甚寵曰卿非久別也問所欲言者公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賢不肖政唯其是則政無不善人唯其賢則人無不得矣

並曹內翰與葛某

宋朱晦菴先生各臣言行錄卷十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蔡正

馬嘉植培元

范純仁 忠宣公

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
哲宗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
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竟
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
時勤學燈煙迹也

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公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
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
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
貴有命

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有罪
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拔
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不
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也
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
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

佛寺中後闕食時吾為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
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飢獨境內之
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
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
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
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
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
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
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

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並言行錄

為諫官。前後為上言。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任人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誤惑人主。

失天下望。曾子開撰墓誌

環慶大飢。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公到慶州。餓殍滿路。言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糶。糶粟麥。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所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直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行狀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

不齊同不見
不齊前料後
之言

然茲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
朝力為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議公復言宰相當
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語諛
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公與溫公雖同
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

世全
註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在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
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
士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
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

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眾人場中
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
秋也溫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
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
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
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
開陳其說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
上以為謫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

此就河北說
故爾蓋役事
有二說其論
地所宜不當
以役不
下故司馬公
主差役忠宣
出公門士而
仍以此議
有所見

后當重謫呂汲公為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
不從初議取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
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言忠
宣因乞罷政聞見錄

先是河北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上下皆以為便公
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
萬錢今以七十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之勞
豈不便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
過二十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七十盡
歸于官矣民又儼然坐食于家益力者身之所出

錢者非民所有今捨其所有而征其所無民安得
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為便窮民有力
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
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眾民愈不勞矣
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分之二亦可以取十分免
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
今免夫錢無遠不届若遇措克之吏則為民之害
無甚於此言行錄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
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

卿近似之作當聞見錄

一日三省同登蘇轍獨進上前論殿試策題因引漢昭變更武帝法度事哲宗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再拜而退曰臣引用失當容臣待罪公奏曰漢武雄材大畧史無貶辭又轍所論非異同正欲救已行之言望陛下宣往蘇轍尚書右丞鄧潤甫越次言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蓋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上曰人謂秦皇漢武公奏蘇轍之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轍卒得罪去全上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

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自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聞見錄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言行錄

此豈非章惇
不然不
肥所何因
舟覆公固短

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
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

之欲以此言
世子美甲

此事中人未
必焉况忠宣
見道下輩耶

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自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公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聞見錄
表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常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
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汚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
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
願留聖念言行錄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
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
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
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

此即忠恕下手功夫

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座
隅終身佩服言行錄

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
年之病二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雅
以人材為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及其至也內
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至亦必爭行狀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
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
在人耶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手自答曰本

深要石時
王詔輩大害
故能作此語

古賢朋友之
際慰歡青備
期歸于是即
設宴事似無

夫關係而反
復窮詰因知
道學真是空
講

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
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
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行狀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子
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
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
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
大享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
其不可故使屬官攝士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
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

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
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
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
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遺事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
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
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
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與孤寒之
士負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
舉亦自寒士無緣不得已籍此進身耳如得已何

用應舉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取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材用為執政亦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材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學行賜之爵命

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龜山語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惇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親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嫌故忠彥惟

此法似亦未
議許國家利
害大臣去就
不可純以
身為主忠宣
去而相遂連
發全不可救
於余謂此法
似太早未見
餘也

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
 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
 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
 薦為諫大夫清臣出帥其定其所出與外除及
 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
 忠彥儒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諫
 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希
 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
 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
 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

此論便欲使
 小人不為惡
 是欲天地有
 陽無陰有中
 國無夷狄殊
 為五浪

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
 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
 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
 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
 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聞見錄

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
 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以為有文正之風焉其
 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
 為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為己甚世謂使其言行於
 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

紹聖大臣讎復之禍墓誌

王存

字正仲，潤州人。中進士第。哲宗朝，官至尚書左丞。

初，修起居注，即乞復唐正觀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上聽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侯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也。官制行，上尤慎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有緣議論得罪或誑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隨材

召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

公在政府時，四方奏獻太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督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

公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並曾子開撰墓誌

蘇頌

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中進士第，相哲宗。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於

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勿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悞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任有罰今良民罹奪剽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鄒侍郎換行狀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益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如唐虞三代與吾

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上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上知所尊畏耻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陳襄輩未行間擢太子中允宋大道敏求封還辭頭翌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

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
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
見要之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
可以卜世也。元城語錄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
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
同謂如亥時節氣逼亥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
屬子時為明白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
虜人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
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行狀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
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
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
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
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處滑州
白馬為邑上殿論賊可滅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
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誅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
之子容以謂賊不于己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未
足深過而先帝猶恐長告誅之風此所謂忠厚之
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

之類皆以重賞以勸告詩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
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東坡集
名生知滄州陞辭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邪
然卿直道久而自出輒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
未能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
從易之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對曰從易祥符
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
獨載餘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
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
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談訓

元豐中上欲修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
餘年出書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
書但患邇來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公曰恐
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成賜名華戎魯
衛信錄奏篇上上讀序引大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
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採錄新舊唐書中臣主
所行日進數草以備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中進漢唐故事一條行狀

公掌天官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

若反復詰難
止東已說
為難
惟可
仍為奏白故
至受

此固
端然
盡因
性多

功過當陞降者吏洗若求瑕故為稽滯公教吏曰
其官緣其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
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
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公必往復詰難度可
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建白都堂故士太
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行狀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曰公記之博以至國朝典
故未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公曰某每以一
歲中大事為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
元某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某年上有某事某年

立后若太后某年有某事某年命相某年有某事
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史公書是歲孔子生是
歲孔子卒是歲齊威會葵丘是歲晉文始霸之類
恐亦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詩書
以至士大夫家世閥商名講婚姻無遺忘者又以
何法乃真強記爾

公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身佩服少時聞計用
章郎中為吏以循良稱數典大部政績尤異因造
請求異聞其可紀者曰公上小學有所好有所好
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

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鍾之徒出，而民困於撻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弊於誇大矣。豈惟人主學上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靈豈可羈也。然或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

又嘗言楊告謂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謂士本偶人者，耳鼻欲大，口自欲小。此言可以喻大夫士本偶人而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為也。鼻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為刻薄，此言非忠厚之言哉。

公在金華，每進講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

公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於觀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

呂吉甫奏政事，使其親友謂公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公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蓋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餽。知吾無苞苴之饋也。公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並談

宋朱晦菴先生各臣言行錄卷十一

終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各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二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閣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劉贊 忠肅公

字莘老。永靜軍人。登進士甲科。相哲宗。

荆公初秉政。公除御史。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畧舉十害。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寺司農條件詰難。繪與公險。誠欺誕。中有向背。有言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是

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其就竄遂奏入不報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治安者誰致之耶二十一年間開闢動搖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擬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又淤田也又

省併州縣也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徂利則卜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弊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今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賈衡州

公在南都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

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關伯廟歲為錢四十
六貫微子廟十一貫公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日獨
不能為朝廷言也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闕
伯遷於商丘主祀太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
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
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
捍太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九襲瀆慢何所不
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一廟以慰
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
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

哲宗嗣位公復任言責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
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
讀之任使殿宴坐時賜廷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材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
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
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
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
不可用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上當以器識為先
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並門人劉仿撰行實

非禮不用
文藝分生

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從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劉大諫集

王巖叟

字彥霖大名人舉明經事哲宗官至簽樞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木及識或謂公曰可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羊身御史卒不見墓誌除監察御史即上策論作疏稱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

不可以小利失民心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黃并以諫執一疏既而命復下者再遂不田門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閣門復一疏云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糾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九月除待御史左右正言久開公上疏願詔補諫臣無令久虛其職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太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

百八公密令掩捕毀徹隨情處決遂以無盜居民
開戶而寢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萬緡市
僧積違逾年止輸其半讀盡力無可賴一日開戶
外有錢聲償數皆足讀怪念之詢其由乃曰王公
今日知府矣

拜樞密直學士發書樞密院事公遜謝而進曰陛下
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
下靜順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
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止難辨辨之少差
治亂所係又少進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

會邪止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
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
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
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一聖深然之公又進曰
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
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
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
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
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
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

亂之機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心於此。並

此四張共云
史撰

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陛下特留聖意。係年錄。

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公曰：凡言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有濟。要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慕誌

劉安世 元城先生

字器之，大名入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左諫議大夫。

公與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一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雕開吾斯亦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遊席間，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身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言行錄。

劉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往以所
習所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
曰誠安世間其自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
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
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一年而後成自此
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
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
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
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

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
無處不通以此社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
安世不得道謙錄云

為世所
乃可下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
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間說不
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擢右正言是時差涂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
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
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
私意數年間康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

凡所指論皆其平時氣類蓋必如此而始無黨同之習然諸公亦當受其益規始也人之心而不授以機

疏大師平章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軍國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至此章偏視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並言行錄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為諷詩公即論奏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為諭諷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

變易微倖復用慮泄禍心此而可合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為責命大輕未厭與議疏十餘上始寤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黨屬和之於外想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

以為已方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
近已取黨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
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二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為家人雇乳母牙媼以謂
無有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
何敢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媼云內
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折
簡問之答如所聞即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
聲色為累至於近之大旱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
固貞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為寒心且世俗間

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
况國朝百二十年之太平小聖憂勤積累之業陛
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為宗廟社稷無窮
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
官之職萬上旬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冀陛
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
后初不知因公言始寤其非乃知雇乳母者為
劉氏也后恚而逐之則是劉深以第公
自崇慶垂簾復神宗嘗政溫公既薨之後荆公之徒
多為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無所

不謂固也
公之有謂停
之夫此有
第一
遂前
為
心未
在
之矣

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為首全計呂范二相尤畏
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謂停差際之際公與
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
人鄧溫伯為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
言溫伯黨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
終反袁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為之莫制稱其有定
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即引疾在告陳乞
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
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

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息復前
極論時奏對目前日却省或至四五殿庭觀者
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即
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為尚書右丞時太
臣卒用謂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
黨屢見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
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
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本幾元豐舊
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頃言蔡確落職

宋後集

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媿於公其
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彼其言行於熙豐
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
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
小人勢不兩立如水炭故開禧門延入李鄧排去
正人易若反掌譚停之說果何益乎昔温公爲相
日益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
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
以公爲知言並言行錄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下所忌遠謫嶺外

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
行山中扶其母籃兒懸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
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
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
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平温公閉下士多矣如安
世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
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聞見錄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
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一廣間遠惠州軍無所不
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

卷之三

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以劉季相摯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銜恕不已以書抵恕曰及改月遂除甲禪祭當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紹聖末蔡確子謂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乃上書引及甫為證訟劉丞相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朝廷駭之委

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甫稱鷹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謂劉摯也其徒實繁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緣摯胤斥顧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危疑摯有傾搖之心意在不可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既之以既為兄以兄為昆也故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衷心者則躬謂主上摯既懷無君之心有動搖不遷之意前已其心於蔡確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為甘心快意

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為河寒心也問有何照錄則
 曰先父屏人說來即無的確照據時劉丞相王彥
 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蔡京故京猶之上殿
 親寫劄子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望等逆心則其
 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
 世常論禁中履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
 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詎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
 何心也今孽賊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
 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柳州安置公
 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土豪緣

誠之至盡
 見生死一
 非不其交
 善命

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憶犀珠磊
 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
 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
 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驪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
 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
 笑自若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翌日適至家
 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且治公身後事而公飲食起
 居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鼾寢鼻息如
 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大早也黎明問之
 鳴鐘者乃運判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曰

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並言行錄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停十九章及得罪停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善也怕公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道護錄

建中問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回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求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太

槩以諸孫求仕為計以動公公謝曰吾若在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其在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言行錄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眾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已贊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

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聽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

馮永卿
編語錄

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畧同其質
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
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个
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
故愈愛之而愈不信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
乖僻思之心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
結人主如蔡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好邪
如盧杞太佞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蓋以其人素

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攻之無是
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語錄

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
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謂見馮當
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實臣同任樞密暘
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今得所而後已也
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今得所而後已也
事經實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一因極言
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

但形中已
兼著其意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一同年講李若谷參政三人
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
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
緩之一字其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
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雜錄
公自官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答其
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人風飛瓦驟
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
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興焉及葬場中立以文
帛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棺紳往往傳誦以為

死後元是誠
空得為

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
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
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
持董劑誦佛經而哭公者口數千人後二年虜人
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
無所動蓋棺而去行錄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
漢不可及也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二終 後集

宋後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叅正

范祖禹

字淳甫成都人中進士策事神宗哲宗先嘗為太史著唐鑑官至內翰

公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傳丈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為名初字夢得温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備改字淳甫故稱淳甫家傳

熙寧二年温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又辟
劉攽劉恕及温公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
在官所獨公在洛温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
此書致力尤多同上

除正言客有言於温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温公
正色曰子謂淳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
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奏進其書

家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案無他書唯印行唐

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

此議論崇寧中冲見樂城先生於穎昌先生曰老
來不欲泛觀他書近日且看唐鑑遺事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諫書時公為著作佐郎伊川

謂温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温公曰他已
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

要他温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乏温潤之氣淳
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

後除待講

朝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於公公

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書云此亦欲出而一部勸止遂已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卹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大小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臣以爲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爲殿最其天下廣惠倉宜更舉行

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民上納用焉

講讀論語畢賜宴于東宮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公表謝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是夏權任進講公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

各曰言行錄
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
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
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
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
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
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問學恐不得如今日之專
也。

蔡確既敗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
可極意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畧不
可失之詳偏見異論者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

刑罰失中人情不安矣

范忠宣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淳夫亦有言
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見宰相政事如此亦
豈可默也

蔡中下開封覓乳母十人公在告聞之即上疏曰陛
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
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二十年基
業為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皇
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二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
色而况乎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

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交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

有詔選后，并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言四事：

- 一曰：族姓。
 - 二曰：女德。
 - 三曰：隆禮。
 - 四曰：博議。
- 又與諸公討論講議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為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解家人卦以獻。

嘗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為帝學八卷上之。

祕書監王欽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定校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

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事，讐校以崇長異學也。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木征，時人謂之安撫大師。今乃有校書道士人必謂之編校大師矣。事雖至微，實損國體，遂罷其命。

元祐七年，邇英閣對，公奏臣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各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一、畏天。二、愛民。三、奉宗廟。四、好學。五、納諫。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

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之為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人君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為法，示所好，以慰羣望。

上然之。

公勸上畏天愛民，修身納刑，稽法祖宗而專引仁宗行事，以為故實。又采集仁宗聖政數百事為仁宗訓典六卷，以獻。在經筵，據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

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醜酒嗜音，峻宇雕牆，有在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知立云：願陛下留意哲宗首肯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孟子之心切於救民，故勸齊王與民同樂。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淫哇之聲，非古先王之法，豈可薦上帝，配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也。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為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太

王好色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大主與民同欲然臣竊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大主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好貨亦不可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中也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東坡嘗曰淳夫講說為今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得講師三昧也

公諾朝當講前十文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察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察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

為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為封禪之事或以求神僊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為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乃佞臣也

李薦師友談記

陳衍初管當御藥院公為諫議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庶政乃宋室隆替之時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

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太皇太后內定太策。擁立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刻勞苦。專心一意。保祐陛下。斥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

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警疾而欲去之者。也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符之典刑。此等既上誤先帝。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邪。初公與蘇公約。皆上章論列。蘇公已具章。見公之章。遂附名同奏。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載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公又上疏曰。陛下嗣位。幸賴太后以太公至正為心。罷王安。

蘇公虛心圖
事似平見道
不得以政事
伊川撤置

石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行仁宗故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東無事夫以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矣太后為陛下立太平之基已有成效臣願陛下守之以靜無所改爲蒸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有旨召內臣十餘人公上疏言陛下初政未嘗行一美政訪一賢人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謂陛下私於近習臣竊惜之不報

紹聖二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

以訐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也亦不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媪事惇卞以謂上疏太后所以離間哲宗也然公先上皇帝疏後數日乃上太后疏止是勸上以愛身修德太后以保護上躬而已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

必祝曰勿令范十一知公舊行第十三也並遺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我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

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領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贛直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聞見錄

陳瓘 忠肅公

字瑩中南劍州人進士甲科事神宗哲宗徽宗位至監察御史

公為越州會稽蔡卞為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為公語張懷素道通神離飛會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

子誅少正卯彼嘗謂以為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
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
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下留少俟公
不為止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
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誥合下民視之從
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為
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
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
羅織矣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隨衆謁之章

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
曰請以所乘舟為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
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答公復曰
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
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
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皆思
良久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
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
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
柄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俟國如此非奸邪

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大遠所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源淵議論勁正章雖忤異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下方合

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下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邪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遠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立日聞陳瑾欲盡取史
 學而黜通經之上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
 學也下既積怒謀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
 已定唯侯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
 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
 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
 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
 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
 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於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

引杜詩二語
 似不足以服
 小人直事勝
 矣

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
 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
 其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
 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公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攷往事則有以知其
 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嚙虛無
 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
 蔡京疏文有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刀
 裂有萌逮今二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

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曰：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真合浦著尊堯集，深關誣妄，以明君臣之義。

公謫台州，朝廷起遠人石慤知州事。且公赴闕之官，士論訛訛，咸以為將有處分于公也。慤至果場，口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搆公至郡庭，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副本，而慤為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慤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誣誣之書，合繳

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攷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學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誣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攷此語，確將顯就，誣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慤不待公言，異屢搢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為撓，慤亦終不能為害。

小人之不節
焉如此君子
待之有道不
約無端誤我
者決不應輕

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
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疑之徒皆
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
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請守海陵疑為
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
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
明王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疑以對策為大
魁所陳時務以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
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

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
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
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
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以勞人也

公智明慮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
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並遺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
為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忠

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畜人材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廈之將顛或問游定夫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士大夫所欲屬如此

張天覺晚年亦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錄會黃冠釋子紛紛從之公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曰辟穀非直道談空失自然

何如勲業地無想是神仙

公送其姪淵責先文曰予元豐已丑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嘗以寡陋自愧了翁之予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遺事並公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奸隱慝未形於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往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於

是人始服公為耆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呂獻可獨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為大遽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龜山撰公祠室記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蔡正

馬嘉植培元

邵雍

康節先生 並見道學錄

陳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登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樞密直學、太常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

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
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錙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
已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
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濶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
獨以此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
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出家達於州閭人
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
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凌傲不可率者
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
之學者日益衆

葉相洽
行狀

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
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
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
本原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
法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
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奸宿讎縮手喪氣民畏且
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
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
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
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

事便於民者，于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行狀。

公知蒲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絀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群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進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人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筆談

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

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廂，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為民利，故瓦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之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為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為陛下

行狀

愛惜典刑首為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
 出知常州郡岸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
 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為諸郡岸序之冠公晨入
 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
 於一浙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笈得雜收無
 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
 不足者悉以輸之益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
 物行狀

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為常蘇
 數邑民由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由

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
 古偃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
 既豐穰歲饗矣 祠堂記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
 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
 侯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
 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為輕重况義之
 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鐵鎖之在前而龍祿之居
 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
 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

苗事復為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呂氏家塾記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行狀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為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入作鬼乎呂氏家塾記

劉恕

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事神宗官

秘書丞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坐驚異范太史撰墓碣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各應詔者數十人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泮疏次引先儒異說未以已意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榜名乃進士劉恕光以是慕重之司馬公紀年序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無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

英宗雅好稽古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委之光蒙成而已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朝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李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只是而

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稱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好語者疾之，如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根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多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矣。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青母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事及

舊貂裘，費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並一闕
紀年序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者，道原怒形于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

徐積 節孝先生

字仲車楚州人。中進士第。官至宣德郎。賜節孝處士。

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童蒙訓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曰。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同上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關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

須知先生此
晨夕定省則
具公裳餘時
未嘗不備者
兼婦也

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謔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吏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遂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恭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

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
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
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二年臥苦枕塊縗絰不
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
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
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
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迎先生入
學先生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饗
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母

平時所事皆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爲先曰修身務學爲文
之要莫大於此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
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
曰以正輔君或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自
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
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
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

學文亦著

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先生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並行狀王資深撰

陳無已

名師道一字履常以待從合薦為徐州教授官

至秘書省正字

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

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在穎賦

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謝克不撰

文集序

傳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師道遊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何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

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道卿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

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

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蘇內

李唐

辱書論以言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

豈侯常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

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

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

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

至於自鬻故先主謹其始而為之防而為士者世

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

雖可見禮而去乎且公之見招益以能守區區之

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

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

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

外尚未晚也後山集答秦少遊書

朱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後集

寛文七年丁未冬十一月

皇漢洋今古書類自家積年發兌セル者ト其集
藏蓄ニ充棟載車ノ夥キノミナラズ品位精工價
程清廉以テ四方君子ノ愛顧ヲ待ツ

文榮堂藏版

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 八番地

阪府書林

前川善兵衛

松田藏書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796